



孤樹哀談卷之六



已集

景皇帝上

景泰紀元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府侍 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王瑾字德潤又賜肅慎

圖書武定州還賜王帶金鞍廐馬金帛室楮陳廬陵循誌云

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重

詩章及範金為齏書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

厲曰心跡双清以賜之且与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今亦

後其姓曰王春也景太中疾命太醫院官入人絡賫御藥往

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与其後

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

右者蓋蕪又有抱皇子之功志也中官之寵任肇于

永樂中如 繼諸人可知目后 夫嘗記童稚時無過太倉封西洋寶舡勢張甚此說所不具聞蕪惟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此蓋中官通病云 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蕪李士江州李士商輅侍講李士劉絃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絃左春坊右論德趙琬蕪經筵官相傳去是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轂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无所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李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會講到君使臣以札一章否 立齋錄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州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慮謀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蕪採中人命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美余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振恤歲凶无慮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无虛日人得其所欲什 見造者必往求其所得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立齋錄

○景泰元年

英宗歸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別居南宮今

上在儲位又

明年乃易 兩宮疎隔嫌隙滋萌灾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无敢以言時公為儀制即申特陳修德弭灾十四事畏天戒二任癩理三養聖躬四選侍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

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亦異端
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
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可盛声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
革罷其悖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
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于是
天下之父也至今以天下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臣朝
見于 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倫誼而和氣克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
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大臣并南宮通拷掠慘酷体无

完膚瀆死者數卒无一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
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小緩明年秋南京
大理寺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朝廷因命杖公与
同至百同列公幾絕復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恚悔意越二載
英廟登寶位今 上還正儲位首錄公忠出之獄嘉歎良深遂

陞禮部右侍郎出太和直所拱立命恭毅章公神道碑立有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日取
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上
北 進冬衣有 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行群臣震惧謝罪

因繳納元 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 奏疏
雖諸公以怵威誤國者以欲泯迹科中當 奏知以某日某

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可以警誤國者之心事已
无及徒一惋嘆而已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令禮科都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篋相與恠歎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事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死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葉明早當就君取規既而盛曰兩事當先后言蓋言羣臣朝廷寬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乃一上下戒飭之命再奉則難然必得羣臣會

奏庶幾可濟因詣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得贊可行元實心且互為推讓無肯居 奏牘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盛言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奉士言事中及之外人未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 奏官多民擾畧及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

叙 奏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即諸懋即揮筆批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乘因之則合辭上請

上或可後時惟左都御史陳鑑力贊會 奏蓋陳亦受謁者也

戶科都給事中馬昱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 奏

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體如何且

主上仁明多有得 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

可自沮而上負 朝廷下負言者耶禮部胡公迺易批會

奏竟不果他日因某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為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止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又因馬昱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昱意欲裁戶部額外官嘗有後言而对中又不言金尚書因畧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嘗聞宣德中 內府工作答應

之人多與軍賊雖老病不代支全俸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
當即查行既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食官尚再細與尚書
言之盛初不虞其偽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某某在議事處
如有少保責任在己者然我名之而弃少保之 例凡中外
官陳言 奏事皆札部於內府今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
司堂上六科掌印官令議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
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无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
信言亦未嘗有言盛誠違衆矣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廷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
文武重臣群立博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等
因起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偪 登極 詔旨以為由此而
觀 上皇之出非游畋无益為 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后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未
有書上修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其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
高孝士中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

上音寔以虜情多詐為疑此所言若封 進見朝野同情或可
感動 上心公造質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
得言以告于少保於第言便封 進亦无妨蓋其意亦持兩
端因詣禮科草疏同上疏為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
俄頃得 旨繳進時申候諸途扣之胡公欣上言適三法司
言不可進已还 高矣茲復取未故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諸
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龔于戶
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獄問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
具奏坐不應尋會 赦得什闈龔千戶其名遂榮惜不曾識
之而揭帖亦留中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請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立 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
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
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景泰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 朝 詔免 朝二年盛與季
聰約當草疏階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

皇上孝弟 上皇盛德 兩宮帖然安靜而長久當誼愈深而
禮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死中生有反為非便遂
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景曰予
言已不為又人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
長之道也時准劉溥以予言為然迺聞盧指揮 奏行以來
然後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初京師最重冬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置一
冊題名滿幅已已之變此禮頓廢景泰二年入至節禮部請
朝賀

上皇于東上門 詔免賀旧凡過節鳴牖佐式邀大具披公皆
走賀公曰

太上爺上不得一見尚誰賀邪聞京師賀禮至今寥上以不復
昔比

○景泰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熾日益甚且聞大臣中有候
其生日結約貳并持賄拜賀其下如往年之事王振者季聰
階六科十三道上言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章既成對中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趨討之風大開小人奔
競之路蓋厚嫉大臣之險小者也既奏

上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后雖后汗然迄今不復肆云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旧老少師
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崔奸今此輩老猾不宜
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賓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
三道訊以問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彙辭連罪觀季聰導
之易不從堅以告盛因与偕往特六科諸君皆在索嵩閱欲
以 上促奏急閣之恐後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
之說固踈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奸中貴人激
怒在以此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彙須再易玉曰

回悟

上心季聰言所引公會戎于澄亦非胡傳本款以東坡王者不
治夷狄論對盛以玉遂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事
不易或可各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觀嘗考滿不得陞私

憾吏部為此十三道已具此說彙不具此已輕矣蓋時有大
臣新迁吏部者嗾科道為此說也玉素於盛厚因附耳論此
意盛曰雖不具也等耳彙必再易玉曰君奈何執款佑兒所
謂曰 朝廷太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現猶令我曹看
議蓋甚盛德也君独不念刘球乎球之死人今以王振馬順
諸君此 雷霆之下万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成

朝廷不容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独不為他日身計乎玉意等
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括開邊彙及終所謂曰
正觀罪為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諸
老滑於是乎皆曰好而退况而 奏入有

旨令錦衣衛杖覘若干且調外乃知 奏惟去冒頭餘皆如旧
彙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抚及杖覘事兩人曰彼
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玉不霄壤耶

○劉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季自負文武才筭邊命兵歷七如見景泰初為庶吉士上書命時事遂見用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督湖廣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耒皆有命薦還朝更部擬遷本科內批陞刑部右侍郎廉夫素嗜酒不拘細行頗不協去論大順初改四川叅政聞有詩云一封

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尺左迂自咲風流老叅政魚舡蕭鼓下

西川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劉清時預讀卷公素晏笑謔是日莊重自將持卷一一詳檢視訖收真端好中以公少文竊窺議之莫可知其如何既而尚書太和王公讀卷畢公即起持卷子納案上作揖王公搖手却之公又揖不交語歛容而退於是王公代為品第而还之由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

然也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弥封徐侍講理受卷陳御史同年叔給筆監試正午忽心大風驟起苦塵帳天侍講曰今日讐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者此進士中也他日其有小人僭事者乎良久一貢士試卷為風所曳颺半空去呼之至乃濬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藁底在盛謂叔給當入

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給遂執筆至奏尾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借叔給至兵科書奏適本奏監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旨禮部再給紙卷是科諸進士試卷皆盛封惟王越卷獨長成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得封二卷人皆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脩于家懷于天子之庭語申以其能言皆傳規焉又是日東閣讀卷隕閣老已得三卷赴南房嚮西帝

函圈寫外尚余周輿等六七卷未有所歸蓋先是二甲三甲卷皆陳子自判定封寘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既皆定因判六卷之外封白頭寺予所親見也俄頃王抑菴拉陳至戶外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索所旨六七卷者即得首卷喜而入頗聞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模出一卷則吳匯也○祥符民素海景泰初從募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割股餌之即愈后復病婦禱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予丹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偕往至南岩官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脫身萬仞之崖畱鞋崖畔以示不見者中覓不獲見鞋始悟慟而已俄而母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言方噴體而下忽應巾擁持之不甞已在此也遂

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景泰中四明袁中徹嘗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尚書何不退白問何為曰王面旣色其名曰瀝血頭于双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歸自湖貴過濟寧見王駟兒曰吾行面奚曰奚為面君不可行也二公大詬之已而中道得旨還鎮乃厚遺焉年戶部常為予言駟兒并能言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七皆中若鬼魅然究其所由則惟以五行立命惟高韓都御史坐事被收江西術者周季龙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遷按察司人復以為問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尚書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館錢翰林原溥家厚溥酷好談星嘗中夜相對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五左右得金帶不

可受倘一得之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亮怒而控之昨聞
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占不皆中凡
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初閣下諸孝
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緒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
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可否
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休之无一人敢異辞于是擇日
立之即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与者十
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
此惟矣寺侍郎四五人不与一易之后人情悵然不平貪其
利者揚扆自以為榮幸不知說者已知其非善后之計也已
而天道一还尺革无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与者及有
媿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天順日錄

○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少
傅礼部尚書胡濙并兼太子太師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部尚書
于謙并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部尚書
王翱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揚
善並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肖絃礼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翰林
學士商輅兼左春坊大學士

立齋閑錄

○黃瑤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弟瑯以世嫡為思明知府
瑤亦以捍禦功累迁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
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瑯所部民兵四五千包
圍其府黎明執瑯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
監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實瑤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

灝景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為伸理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瑤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東宮下禮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瑤遂景太三年五月初二日

太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克恭將棠因此致仕

英宗復登室位時瑤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戒 立齋錄

○壬午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誅人皆知之

天順改元鄉人同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便道還家以

都憲改職誤傳云 水東日記

○今製東宮宦官多褻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

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申聞之噤然后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申人皆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以荅 瑣綴錄

○景太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余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金柴襄時為戶部有未審有死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死見行近閱纂修舊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侯

欽奉

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个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于上就於烟墩傍開井七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個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塌塌欽此事與鄧鎮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无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奏否

○訓導吾豫景泰中應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奏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于吏部項侍郎曰是嘗撓我兵部者何与之尚書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与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于兵部于公見公牘喟然曰奈何使應聘士至此遽與准狀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薦所知於是丁叅議理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評志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因訊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叅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叅議丁公性太剛宋御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

勸解外郎死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開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以書畢竟死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瑣錄

○景太中劉孝士儼與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入禁中秋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闈力辦迨覆試乃已劉后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以為之地耳既而 朝廷詢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為

欽賜奉人 野紀

○長洲民楊芳景太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

以為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租一文
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后三十而稅一晉隆和
公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八三升宋王方楷均兩浙田八
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八三升中田二升五合
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
合蘇松后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
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余萬矣

○景大中盛奏旌褒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緇僉
事王晟為首蓋兩人皆有美能之譽又其死緇出倉卒晟出
慘酷毘灼在人耳目也后數月偶得御史林廷孝按兩浙
時封事葉亦以兩人為奏何必要我著邪會一奏外惟翰
杯檢討刑讓一奏首有前次勅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內亦有堯

舜孝弟之一說報旨以為誠朕者也英庶將旋禮部累有
旨奏迎復平上多以虜情多詐為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摠戎議防變方略輿情甚欣
慰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
耶黠虜豈誠真不索金帛必索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邪
中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
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摠戎如是而退盛竊虞儀
注之說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尚書胡公從
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
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辦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
非后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為
三法司所憎云耳禮部事當奏即自首吏部議覆不果行

乃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于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義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獨石叅將黃瑄往日言少嘗逮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兩摠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也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狗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謂神祠控騎馬過城隍廟前則率手曰大哥好照顧余寺觀祠宇亦不頽也陽武築拙石隆慶諸城躬勒蚤暮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還朝繼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濁之風作矣瑄故予部將也頗有廉聲將畧亦優寺蓋慕前輩者云

○景太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王翺禮部胡洪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鑑王文繼王翺國子監劉絃陳詢太常尚寶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少保矣自郎署至閣老劉崇益出方面入為大司成也

○景太間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獨見宥任乃疏請內閣增人實欲援知己自助意屬錢原溥方私託商先生替之良及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不相得如水火然及疏下內閣推宰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宰若然則吾所知者肖惟禎也意實不在肖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遽改宰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肖於是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后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而甚不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肖高先生自造敵然于之好惡固不私也 瑣綴錄

○景太間 朝廷命揭募修官職名于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詣館俟完書或取稿

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果品輒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筐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啓黃封品分以歸之又嘗賜燒猪烝

羊上 宴勞于東閣皆沾醉直幸与被其榮豈一時

恩意勤渥前此元有也 瑣綴錄

○景太五年御史鍾同郎中張倫合奏復正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瑤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乃恋官僚之賞而略不思所以善后乎脫二人死於下而公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謙以書示黃文占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瑣綴

○景太間南京夾岡門外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壻家疑為所黥詐于有司拘昇夫及後者鞠之申証云婦已登轎夫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黃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予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脂怪記觀其事知其疑也 終

孤樹哀談卷之六

景皇帝之下

○纂脩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君不至或失朝者有之閣老乃公閣門吏每晨會後具報到否揭不至者賊名于東閣上芳洲因揭一對云朝忝未報尚聖恩有覃時纂述不來奈史館書无成日人以為得斯文相規体 瑣綴錄

○景泰中初脩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草記穆方輿勝覽予竊以為祝氏此書地宋偏安之物未可為法况此書初為四六談今欲誠盛代混一之書須要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高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永樂中志善凡例而益之可也去說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于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為言者太和陳先生執說不從曰此非造冊冊子何用戶口即后聞此書竟以屢題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為

之矣夫狀元及第不問吳否固已下泯頤其人何如耳此非科幸錄何為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為一一而書狀元豈惟死識其亦類乎愚也已

翰林院侍講刻定之為律言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于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宗之陷于女貞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及播遷无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車奉

上皇至于漠外委以与瓦剌者也至于晉宋既遭此禍之后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奔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旆哀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便如曜石勒歛其虐焰而不侵梓宮常后因其講和而來帛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未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車况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灼和以迎

駕聽其自來又听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派使之強然豈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死知曉敢陳所見以俟所擇一其曰戰陳臣規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尽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后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登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為救援又虜騎之來奔騰蕩定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义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始墻而進韓世忠破分虜擄于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研人曾下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大楮之遲復迅起也其二曰守禦昨者崇荆石庫守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閉塞實則且涂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途踪漏非明夕之積也今宜增

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昼境分守因其陸也則縱橫掘
壘各為地經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彘植榆柳
以制奔突或彘招土軍以助官軍其三日通使夫通使之職
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富弼使南
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号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
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仁蘊忠信而能言語者
也今官用文武賢臣修正使之選令通教者為之介紹錄其
動靜言語織悉必奏回日以

間庶乎不致招彘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
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非者
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六兵
聚集之際迂徙其中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
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柔化
之庶可者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其五曰練兵臣觀向者兵
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不習攻殺擊刺
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
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孝枝藝以為工而工
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民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
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
哉今宜痛革明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旧弊而不
改者誅之可也怠折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
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亦可節綏矣其
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
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夫民則邦本固也夷夷外
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術也其七曰選博夫天生

將才豈尊在將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离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令其各率所知。量能而任之。將枋由此。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亦令各率所知。量能而任之。將枋由此。而免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也。將非賞罰。无以將其兵。君非賞罰。无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鑿轡。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石自伯爵為侯。爵謙由二品陞一品。夫天下之入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屬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屬恢復也。所恃者張俊耳。人皆中心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

之号符離之役未捷。而俊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宜使亨等但居其職。勿受新陞。以崇聯之節。以作懷敵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与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日有臨陣而死。者有奔闕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羣綱親決。机务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則決于万机也。益以熱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其十日。德孝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

可察在直仁知天地大則可覆羣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矣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于孝矣成湯之聖孝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孝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而況于人主臣謂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不結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兼善惡而覘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與又知桀紂幽房之所以亡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洪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肖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仁知勇之助豈不大哉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請朝兩宮後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七沮之鍾不稍易數語竟上之

詔朝廷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急入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鐘類五月甲巳晡時

奏入 帝讀畢大怒日已晻宮門局乃傳旨自臬隙中出

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无所謂又明知施榜掠巳兄完膚薛連鐘公即逮置對復下苛拷迫令服通南內皆不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慘酷欲必致死會大風雨沙乃令禁錮獄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後儲事

帝怒命伺服閔治之既而 陛見於 朝堂大杖七之八十瀕死而止貶為定羌城驛丞因是命 衛封巨槌六槓六壯

李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一百每五杖易乎鍾公尤瘠杖至三十已僵不動杖畢填之乃甦中以手舁入獄又禁中不与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吳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時謂鉄狀元良榜眼金探花

瑣綴錄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盜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上下禮部會同官議同使告禮部務期各官公平復正

東宮時儀制郎中章綸建言前事當時章綸同拏送獄明年八月十七日為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朝見被拏本月十八日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二日同卒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皇帝復位什綸禮部右侍郎時監生葉華辦事官阮子平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鍾同官寺左寺丞補其

長子國子監生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乞令羣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書以係人心以

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八

月十七日早於西角門朝見有旨這斯在南京十分无礼

錦衣衛拏去着實打八十訖擡送吏部去降除陝西定羌驛

驛丞天順元年二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朕因丁父憂奏

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錄所項所言奏疏以進俄迁南京禮部

侍郎改刑部侍郎

立齋錄

○刘忠愍公与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時為講官留飲具論边事将有后来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

年召為大理寺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命邊事疏有詆訐崔臣語遂為所讎擠以死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李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復見其明有以燭事幾于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于將然其直氣正言至于忤崔奸死而不悔是蓋天与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万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乞為輕重者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二年冬得公與張御史平書觀之迨直平生三復慨歎書比以識于其後云薛瑄識
立齋錄

○解李士胡祭酒契字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識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

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吳思庵先生談及殘李后進曰此韻府羣英秀才好趁航舡耳航舡吳中所謂夜航舡按渡往來舡中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李祇足供談笑也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李亦皆以像塑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袞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景太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李士劉儼侍講李士昌原為主考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李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李士王文俱在內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當時遂以瑛等文章合格得特

賜李人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罷黜不報儼等

問罪还朕未幾

景泰帝晏駕循寺得罪

英皇發循鉄領衛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恩宥子姪放还倫以字宗彞第丙戌進士

今為侍郎 立齋錄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己天順四年會試幸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鼓其說者謂賢有弟讓不中亦怒考官一幸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幸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无此弊如臣弟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幸子驗其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重 羣情方息不然欲訴考

官者尤中賢謂此幸子曰若尔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尔不力未至非命也若尔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為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幸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媿矣 天順日錄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于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无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御少保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以重罪於戲

景皇帝之於用人審矣哉少保之子景瞻尹應天時嘗以告予

○盛泉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公翺鎮守兩廣允高奏覈其失政 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后以直諫

景帝旨下卿言固是朕自省察逾二年槩考在京百辟翺已陞冢宰得行已志却以允高為輕浮少實降古田縣典史往辭都察院上長皆為惜之允高從容曰此去在泉以為恕今止去泉一字尚存史字雖是戲謔言甚曠達古田在萬山沓嶂中允高因賦詩云縣門如水倚崢嶸租稅无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味也无官長要逢迎後陞四川羅江縣知縣羅江亦万山仍訟簡多暇韓都憲永熙謂曰王允高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除臨清車馬輻輳處使奔忙日夕不使愜足下閒散之懷方是會安排也允高答一絕云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对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閒誦之可

見其襟度之廓如兩詩得怨而不怨之意鄉宦中要如此人甚不可得其政事之得体及遭迂播畧不見抑鬱无聊陞知府致政足跡不詣府縣為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處非終日旅進旅出者之比也 客座新聞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世業裝潢翁性誠悃木質不習偽誕一

日有郡吏管佑醉至其家遺所囊金百兩而去翁与妻龔藏之以埃已而管倉皇來迎謂曰得无亡金乎即持还之管有分謝翁曰若利此还非本意也所酬一不受今翁年八十四龔年九十子孫滿前叠見四世豈天陰騭之報乎客座新聞

○景太丙子春兵部干少保病在告 朝廷諭旨內閣求一人

協同之時江淵先生在内閣每為同事者沮仰弗克如志嘗垂涎代于諸閣老窺知其意乘此謂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江忻然不辭乃属商光生具擬内批于便室中仍

對江坐閣中少頃王千之先起入商所以指彘掌中作江工
二字又作石兵二字即出商悟領之陳芳洲先生繼起如王
所指彘商書畢封完出置閣中卓上江竟不加省遂同商肖
三人往陪什奠明日 旨出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江補
工部江大恙失望是年夏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
總裁纂修寺官之秩時閣老皆戒保傳止進兼官獨擬商先
生陞兵部尚書錢原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侍講董
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商繕正商退錢兼編修若誤
筆然芳洲欲改如初擬商言錢越乘二級則兼官豈宜復陞
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階卻步王千之先生獨追送
出閣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亦須
後申例商恬不知至期 手勅出商仍舊兵侍兼奉士加兼
太常寺卿乃愕不滿 珮綴錄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太間陳循輩各奉所私
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
退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闔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于是為之
一清 天順日錄

○初景太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李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
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太病亟太監與
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資
因會議問李士肖 乃曰既退不可再資始覓其有異謀也
文又對申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資益知其
必然明日早覲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

駕其說于石亨輩王文于謙已遣人賞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于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將冕輩白于 太后駕勅旨与亨輩成此事遂

以為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為提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圖之其余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奉此大事以為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与迎

駕之謀特 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

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还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还矣 天順日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上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无能為矣盍置之徐元王軌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旡离心謀心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又兩日夜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与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与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婦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

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聞長安門內兵
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之有命
仍鎖諸門曰方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甕
并軌等莫為知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
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鉄錮密扣不
應俄聞城中隱々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
十人率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上壞門啓
城中黯無灯火軌等入見

上皇烛下独出軌曰尔等合為俯伏合声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率輿來兵士驚惧不敢率有貞助挽以前
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光耀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对其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厲車
既升 奉天殿諸臣犹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欲擊有貞

上叱止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声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对曰

太上皇帝 景泰帝曰哥上做好

上既復位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李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蕪華盖殿大李士
掌文淵閣事蘇林小紀 立齊錄

○景太八年正月十二日礼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
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陳循等招石亨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為皇太子亨对曰

上今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上說話見得人多不曾說
得初 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夜石亨独
蒙宣到 郊壇齋官榻前面受命代行礼親見知必难起於

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肯前日石搃兵与循計較說道西边病重准起若請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与循說轉循不着却与徐有貞計較曰先要与陳季士說不魯說得本官回言陳季士往日在人前說尔無功封侯此事如何与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他得知西边准起是的一夕会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申所謂必死功賞切不令知今亨只納内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勲有歸權寵在已又与亨計必須捏过異故方显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見陳循办

寃錄 立帝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内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肖

維禎右副都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于左順門外太監

興安自内出問曰若手何官答曰乃都御史五府六部堂上

官 圣体不安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过

十日耳鄙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七後問

安且申乃惶上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

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申曰 儲皇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說得矣衆还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内外憂惧京民震恐盖謂

儲皇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正人心草呈堂二公是非錄於会

稿次日早具稿于

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輓張軌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柱左掖

門議允僉題維貞奉笔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更軍

笑曰吾輩亦欲更也是日登正本進 奏十有三日本出奏
聖旨朕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

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達道皆勃上憂慮瑄與同官監察
御史錢進焚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及禮部尚書胡濙令一办
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
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令辭懇請令未報知僉各瑄與璉英不勝忻悅約曰若
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我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動心死乃不可會議于禮部李士商輅主筆草奏其大略
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

於孫此万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五日登正本會僉姓氏
字昼夏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閉
矣甲曰不先題知明日对仗進呈亦死害也徐有貞時常往
返石亨家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烛時方出
十七日四鼓時集于朝人人謹詩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鍾鼓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騰懼以為後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等皆進爵有差
究迎立之迹死聞實可駭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在
市商輅免還為民余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
論于

上前乃錫以奉天詔進推誠宣力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
東閣太學士亨一日引千戶盧旺彥敬二人侍於 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何為心腹
復對曰臣每有幾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无虛日
冒報功次陞六千余人 上甚厭之事宜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无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輓曹吉祥等迎立
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專
權恣肆无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復莫
敢遣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其過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
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
身為目見故謹錄于斯以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

江按司副使曹城楊瑄識 立齋錄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 二張都督輓軌石武清亨楊鴻胥善
曹太監吉祥則主復辟誣于許李士彬七許薦徐公有貞諸

人就徐議徐覓步軋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
芻土崔冠傾朝始凡批答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似過
是徐復請歸閣閣臣人浸失崔噤徐迨曹石私謁徐以事輒
不從去自陳請于

上徐復諫止每節縮恩典益啣之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
銓書記瑄名曹石忿憾

上与徐尋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

上上果驚疑責直义之 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
危語假給事中李秉燹名下之李時已丁艰去曹石以貌似
一人持奏按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
字其人不可語豎覘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
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校尉妄持一人示小豎七曰非也昨
肥而辭今瘠元面乃復大搜常熟張廷瑞以寫作游都下捕

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
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太州布衣馬士
權及其官某吏楊某為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
屬詔下獄加之酷烈益甚頻死數四竟亡狀馬尤毒馬曰今
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
為此以惑 朝廷士崔顓建計謀某執筆作狀楊某書謄之
士崔大呼曰徐有貞欲使

皇帝為堯舜之君令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巳不知其他刑
官不能折獄竟不成公 承天門災徐遂得什謫金齒野紀

○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外議稍籍上 王家宰直與諸

大臣議請舊太子其憲宗監國

太上還大內議畢其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灯假有妨候十六日
早進其藁留于禮部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

貪功喜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亟追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
定至四鼓斬關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
之議竟寢焉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人之功而恒不悅以其有輕 朝廷之心
後皆不得其終成化初姚為冢宰嘗以稿出示郎中陸景且
曰朝廷本玩事但庸人自擾之兼亦死迎審之謀特以此誣
于謙輩死耳景向為予言如此 寓圃雜記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死備員如劉伯
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水樂
中惟姚廣孝為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蹇
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淮教人而
巳正統中為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太中有以少傅
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

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
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寺官八孤師少在朝不下二
十三員內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
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故當時謠曰清朝陸傳
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一作賤似耿山猪
菽園雜記

○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作景太二年巡按御史
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制人口匠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為
縉終以貪酷去官流毒不已遂為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
惟用荆棍或加皮鞭故罪易受後稍用竹篦一篦之重不過
三四兩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翻黃之制重笞二斤用
以側斫之名之曰斫故獄中之人罪无輕重受斫者多死至
今諸司往七效之刑具之重至此 寓圃雜紀

○太上皇居延安宮

景皇帝久不朝給事中吳江徐其請獨

見遂進離間之謀

景皇帝惡其言謫為遠衛知事

太上復位被支解天下快之

同上

○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也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

聖諭為某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咲曰老夫不是外
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媿局
躄无地君臣相与如此誰得而問之此于公所以成安

社稷之功也

菽園雜紀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太間京
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也忽持斧上
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
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

是以讎而殺之无別故也奏聞

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以其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于義而蔽于愚其可哀憐也哉 同上

附錄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羣書萬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窓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李就辭以疾蕪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葉疎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

言王抑庵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登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昼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无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為志其墓穴以是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蓉塘詩話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幾議林莊敏公聰時在刑科首言 皇太子无过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事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未幾迁吏部選法未嘗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礼部尚書胡浹驚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

朝廷遣問之浹曰本无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

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生末咸左迁国子李正成化間歷官右
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都察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
无所言以悅萑倖士夫殊不直之及聰管院事道中時有所
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銓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
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近代名臣錄

孤樹哀談卷之六

